

程



顏氏家訓卷下

北齊黃門侍郎顏

之推撰

建寧府通判廬陵

羅春刊

涉務篇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  
二禁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  
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著迹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  
四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迹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  
之臣取其斷决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  
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



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  
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  
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  
便無媿耳

嘗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  
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  
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  
稼之苦肆更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  
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  
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

事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  
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  
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  
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  
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  
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  
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  
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  
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



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  
然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  
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  
相存耕種之祿音蒿菝之刈獲之載積之打  
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  
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紲  
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  
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  
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豈治  
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  
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  
無上齒豐後者魚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  
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熟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  
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  
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三  
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琴  
傳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類



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嘗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傳也摠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

者所為也今世所觀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滿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同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高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方思不出佐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



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位也論語曰未信

而諫人以爲謗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今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阱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勢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闔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



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  
得辜古罪甘心瞑日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  
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  
亂之行得辜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  
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  
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  
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條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  
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  
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

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滿以蝕則四分疏而減分  
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  
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  
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  
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  
既非格令所可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  
一禮官恥爲此議苦欲畱連強加考覈機杆旣薄  
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  
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赦然而思  
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厚也



止足篇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  
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  
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  
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  
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  
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  
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  
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

累况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  
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  
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  
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  
人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  
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羅謗  
讟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  
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  
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編  
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  
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  
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鬪夫爾齊有顏涿  
聚趙有顏射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  
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  
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  
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  
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

口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實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  
力剋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  
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  
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亾小則貽耻辱遂  
無免者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  
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  
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  
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首爲逆亂註  
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  
存亾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



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丈夫爾今世士大夫  
但不讀書即稱丈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  
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  
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  
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  
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  
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  
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

愛養神明調護氣息

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天折者吾無間然諸

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庚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

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

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

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补子牢齒

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

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

陶隱居太清方中摠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

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



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徃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

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疾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文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



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  
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  
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  
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  
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  
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  
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  
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  
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巧誕也其二以  
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

多不精純爲姦惡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戒耗課  
爲換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  
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  
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  
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  
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  
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  
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  
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



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  
允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  
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  
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  
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  
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  
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間滌  
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  
天漢懸指郇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  
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割如國未分疆區野若為

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魚進退災  
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  
止繫中國昂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  
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  
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  
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  
安斗極所周帝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  
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  
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  
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



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  
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修  
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  
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彌  
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  
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  
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

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  
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  
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  
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  
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  
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  
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  
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  
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



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  
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  
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  
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鑿  
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  
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  
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  
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  
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  
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  
世穰佾音之國則有自然稻米魚盡寶藏安求田  
蚕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  
侶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侶猶老少朝夕耳  
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  
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  
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  
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



愛護遺其基址况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  
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  
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  
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  
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  
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  
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  
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  
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  
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

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  
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舍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  
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  
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未梁世有人常  
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  
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鱠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鱣自頸  
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  
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



魚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鬻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揚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

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

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魚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地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



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筭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之哉

書證篇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萋余也字或為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苜菜呼人苜為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

謂茶苦爾雅毛傳並以茶苦菜也又禮云

苦菜秀

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

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織黃蔞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蓋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兒也在木部韻



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駟頌旣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音草也牝乎余荅曰案毛詩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羸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菟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



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亦  
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  
劉綬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  
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縉因呼為荔挺法師縉親講  
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  
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  
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為少誤  
詩云有滄萋萋與兩祁祁毛傳云滄陰雲兒萋萋  
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

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滄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與  
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  
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其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  
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  
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  
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  
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  
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魚流水聲然



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疥音遂遂音苦說文云疥二日一

發之瘡疔有熱虐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

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疥虐音皆

而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

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

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

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

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

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

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

洪字苑傍始加多音楷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

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

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

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

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書字

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音誤復

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音飛



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六故也  
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叢生爲灌  
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藜而  
古叢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叢解云木之家  
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  
毛詩注音爲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  
祖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書  
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斐  
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載

載也不儼儼也不多也如斯之類儼削此文頗  
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  
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  
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  
本旣魚也字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  
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  
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  
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  
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晔夏侯該並讀



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  
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  
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音宣引也衣出其臂脛

今書皆作擗音患甲之擗國子博士玄該云擗當

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

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

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

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魚義可

求但臣家舊本以此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

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

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

上莽非直為聳虎視復紫色蛙聲外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東死未代隸書似祀宋之宋亦

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

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為宜字以策為音殊

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姪字誤而為

姪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姤字音姤既爾亦可以亥  
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  
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  
候遂無宓羲之號處字從走啗宓字從冥縮下俱  
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  
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為單父宰  
即處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  
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  
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

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  
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  
則只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  
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  
筑惰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  
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  
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  
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  
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  
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  
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  
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  
誅為意貴赫耳不得言媚

史紀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  
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  
安殿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  
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

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稱權度量測不賣歟疑者  
皆賣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  
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

左使母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  
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  
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  
為狀兒之狀并旁作大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  
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禊福字當從示禊安也音匙七之是  
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  
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  
以省代禁荅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糾  
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  
省今省管察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  
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管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  
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

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  
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  
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鱣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  
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  
大如五斗音也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  
安有鸛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鱣又純灰色魚文  
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  
文故都講云蛇鱣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  
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鱣鱣及韓

類氏家  
卷下  
三五



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蚕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鱣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音肺此是削札牘之梯廢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濟濟毛

云濟濟梯兒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肺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亡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度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益豉蒜果共一簞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士通呼物一古塊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瓌瓌眼中淚出珠子礫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



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  
與蒜共苞一裹內箇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  
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獎勅之民何字也

余應之曰意為勅即是斂斂音九偽反倦之斂耳斂音九偽反

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劔之刀亦

是剖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剖

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顏縱任飲酒誕節兗州

號為齧音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

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嚙羹之嚙自爾便

傳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

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

俗間又有齧齧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

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查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

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

者重查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

稱其未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

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



亦長老之日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文人又疑丈當爲大吐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竽今曰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奔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筆誤作衰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旣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爲



日又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  
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  
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  
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  
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訛說出皇世紀而有燕王喜  
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  
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  
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  
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  
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嫫皆由後人所羸

音產 去聲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答曰張敞  
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  
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呼緝為禁  
故以系旁作禁代緝字呼盞為竹簡反故以木傍  
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  
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鑠字木傍作鬼為槐字火傍  
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  
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  
舊事六色罽音記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

類天家川 卷下



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鳩瑰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蒼及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蒼于時當緝方色罽作此蒼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畏耳宜作隈

相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魚山莫知所

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李節兄弟李莊濟亦為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相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相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士有謹務山平喬所仙方知此謹務山也謹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立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謹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數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謹務之精即用此也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



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法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

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荅曰帝王世

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

於祀主秋此說本按周禮於月令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

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

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



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 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藻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音格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

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觥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



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  
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立  
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  
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  
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  
舌楫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奪從霍音席中加帶惡  
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  
巫混經旁阜分澤片獵化為搗音出山音海經寵變成  
寵寵音即動反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  
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

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  
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  
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  
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  
俗也案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秬是也今  
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  
間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  
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  
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  
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力為劭叅同契以人負音為



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  
如猶轉貢字為項以叱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  
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抵卜破字經及鮑昭謔  
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焚音注焚蒸  
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更  
卒然便易耳此釋為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  
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  
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  
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  
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  
初也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  
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  
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况假  
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  
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蓋  
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



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遮相非笑指為  
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  
今為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  
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詰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  
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  
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  
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  
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秦晉  
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  
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提為抵北人以庶為

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姪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  
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  
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  
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踈野吾家兒女雖  
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云為  
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  
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釋  
為逋賣反娃為於垂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  
音諫為間說文音戛為棘讀皿為猛字林音看為  
口甘反音伸為幸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



音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  
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湏考校前世反語又  
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邁左傳音切掾  
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  
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  
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  
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  
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  
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  
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

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也  
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  
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  
麗精麗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謂之好惡上下呼  
焉故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  
奸呼号生惡殺於各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  
不通矣前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此  
人遂無一人呼為前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

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 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憇反自莒



洪要用字苑分馬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德  
反於馬逍遙於馬嘉客馬用佞馬得仁之類是也  
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德反故稱龍馬故稱血馬  
有民人馬有社稷馬託始馬爾晉鄭馬依之類是  
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  
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暗者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  
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  
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  
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荅曰何為不爾上先

標問下方刻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曰  
傳者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  
諸記簿本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說  
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

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耐屬也  
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染  
弊之弊耳梁世有一侯常對元帝飲謹自陳梁  
元帝為永州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不  
或司家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



以此為說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  
同殊為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名璣  
而暹名洗自稱為汪名勣音自稱為獨音非  
類并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其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  
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  
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  
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  
有天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

仲並述之派補也

三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  
能自謙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  
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  
地曹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  
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  
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  
命雖然斯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  
不相為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  
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



諸言莫不得義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  
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  
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  
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  
言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  
等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  
死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  
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  
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  
萬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

人爲老如此非一編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  
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泊于齊末祕書繕寫  
賢於徃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  
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  
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  
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  
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梁即成數人  
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  
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



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康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立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

多不此別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

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

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救也此之謂乎且十

六七八九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竒偶

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



以博資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  
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  
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  
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  
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計  
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言  
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  
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  
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筭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

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  
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

術

暅音  
巨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  
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  
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魚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  
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未  
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惜惜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  
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



見役勲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魚蓋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魚莞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

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瓊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辛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塋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汗毀魚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

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沈淪厮役以為先世之故醜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薄蔽內無塋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並須停省糧鬻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在外載以鰲甲車襯士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



知北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  
隨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  
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  
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  
與功德隨力所至勿剝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  
奉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  
肉與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  
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  
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  
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况爲事  
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  
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  
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終



是書歷年既久翻刻數多  
其間字面頗有差謬今據  
諸書暨取証於

先建孝蘭皋諸公尤有未  
盡姑闕以俟知者

### 顏氏家訓後叙

余觀魯顏氏世譜記自復聖之先有爵  
邑于國者固十數世矣迨素王作及門  
之後顏氏八人焉斯已盛矣其後歷晉  
宋隋唐千餘年名人碩士垂聲實載藉  
者固不可勝數北齊侍郎之推其著者



也語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豈然哉侍  
郎博雅閑達為六朝人望所著書甚衆  
其逸或不傳顧獨有家訓二十篇翰林  
博士顏君今所為奉復聖祀者也雅重  
其家遺書顧此編無藏者而魯望洋王  
孫故好積書嘗購得一帙博士君造其

門請觀迺其故本多闕不可讀博士奉  
而藏焉又懼其逸也於是重加校定梓  
之其家以傳甲戌秋入賀詣

閣下以觀于子曰此吾家天球赤刀也  
顏子綴之一言于子受卒業則慨曰嗟  
爾哉泯々乎其有先賢之遺耶非令德



之後言固不能若是然其說著者先儒  
登往來來撫之矣夫其言濶以內原本  
憲義章叙內則是敦倫之矩也其上以  
今古綜羅文藝類辨而不華是博物之  
視也其論涉世大指曲而不詘廉而不  
劇有大易老子之道焉是保身之詮也

其撮南北風土雋似具陳是考世之  
也統之有關於世教其粹者考諸聖人  
不繆儒先之慕用其言豈虛哉然予嘗  
竊恠侍郎當其時大江以南踵晉宋貴  
風學士大夫操盈天之簡日夜靡盡世  
中窮極綺麗即有談說先王則裂冠



凝塞耳而不願聞江以北故胡也民控  
弦雅髻王公大人擁毳裘飲酪者居什  
五即士流名裔且將裂冠而從之此何  
時也侍郎故遊江南已又栖逐關洛之  
間乃能不沒溺于俗而秉禮樹風以準  
繩葆履脩之于家不隕先世之聲聞豈

不超然風氣之外者哉然余竊及以悲  
其不遇焉以彼其材毋論得遊聖人之  
門藉令遭統一天之主深謀朝廷矩範當  
世即漢世諸儒何多讓焉然而播越戒  
馬羈旅秦吳朝絀一綏夕更一綏其志  
何悲也夫河自龍門砥柱而下天下之



水皆河也濟獨以一帶之流橫貫其  
清濁可望而辨夫濟固不能不河也然  
無失其濟固難矣侍郎之所遭則是哉  
昔虞卿去趙困于梁不得意乃著書以  
自見故虞卿非羈旅其言不傳侍郎偏  
念其指與抑以察之跡而浮游世之  
汝、固將有三閭大夫之憤而莫之宣  
耶恨不見其全書使其志泐沒而不章  
竊又以悲其不傳也侍郎子若孫則思  
魯師古並以文雅著名其後真卿景卿  
兄弟六節畝々如日星至今在人耳斯  
又聖賢之澤也然謂非垂訓之力烏乎



可哉博士名嗣慎

克國六十四代裔醇雅而文通遠世  
故能世其訓者也梓不漫矣

萬曆甲戌季秋望日

賜進士翰林院脩撰承務郎同備

兩朝國史魯人于慎行謹叙





書